

白粉蝶是悸动，蓝闪蝶是纯真之爱，而只存在于亚马逊雨林传说中的黑黄燕尾蝶，才是爱与死交织的终极背叛……

瑞秋·金^[新西兰]

RACHEL KING

谢雅文——译

蝴蝶的 声音

THE SOUND
OF
BUTTERFLY

盘踞畅销
排行榜12周

最炽热激情的
亚马逊丛林
越界之旅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瑞秋·金 [新西兰]

RACHEL KING

谢雅文——译

蝴蝶的声音

THE SOUND OF
BUTTERFLY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蝴蝶的声音 / (新西兰) 金著; 谢雅文译. —北京: 中国
华侨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13-3139-7

I. ①蝴… II. ①金… ②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新西兰—现
代 IV. ①I6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99426号

蝴蝶的声音

著 者/[新西兰] 瑞秋·金

译 者/谢雅文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叶 辞

特约编辑/张艳萍

封面设计/马顾本

版式设计/睿佳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20mm×840mm 1/32 印张/11 字数/160千字

印 刷/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3139-7

定 价/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THE SOUND OF BUTTERFLIES by RACHEL KING

Copyright © 2007 BY PICADO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© 2013 by Chinese overseas Publishing House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2-6514

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麦可·金（Michael King）
我想念你。

目 录

Chapter One /	001
Chapter Two /	020
Chapter Three /	048
Chapter Four /	067
Chapter Five /	109
Chapter Six /	129
Chapter Seven /	166
Chapter Eight /	189

Chapter Nine / 223

Chapter Ten / 238

Chapter Eleven / 281

Chapter Twelve / 300

Chapter Thirteen / 319

尾声 / 335

作者后记 / 339

谢辞 / 341

Chapter One

1904年5月 英国，里奇蒙镇

寄给苏菲的那封信里，没有只言片语暗示她的丈夫回国时会完全变了一个样。她确实好一阵子没有托马斯的消息了，但从他的中介莱德先生那边得知，就算托马斯在异乡过得不如意，至少他的人还平安无恙。莱德先生的那封信来得很突然，信中指出托马斯将搭乘来自利物浦的列车，于礼拜五上午十一点抵达。读完信以后，她马上把家里所有的窗户全部推开，好让外面春天的空气流进室内——把窗外刚好晃着雨伞路过的教区牧师吓了一跳——接着又在内心一股睽违已久的疯狂活力的驱使下，交代她的女仆玛丽把屋里每一寸可见之处都给擦亮。然而，随着丈夫返家的日子逐渐接近，苏菲的喜悦却渐渐被忧虑取代：她必须强迫自己铁了心肠，正视他们的关系已不复以往的事实；他们之间曾经坚定不移的感情，如今却像一串逐渐萎谢的雏菊花环，一日日分崩离析，最终卷曲凋谢。

来自利物浦的火车摇摇晃晃驶进车站，伴随着一声叹息停下来。嘶嘶作响的蒸汽不断上升，一圈圈旋转的烟雾在她身边缭绕，最后渐

渐变薄，消失无踪。苏菲只有一点余裕扫过一扇扇车窗后面的脸孔，车门便随即开启，月台也突然间闹哄哄地活了过来。她竭力站稳，免得被人潮向外推去。无数个大皮箱砰然落地。一位脚夫推着一台行李推车与她急速擦身而过，幸好她抓住了自己的裙摆，才没被车轮卷入拖走。她四处扫视人群里的每一张脸，寻找丈夫的踪迹，然而许多旅客却都把帽檐压得很低，让她看不清长相；连她自己也不敢保证，隔了这么久之后再见到她的丈夫，是否真能认出他来。

一只提袋突然撞到她腿上。匆忙中她伸手抓住一个男人的胳膊，才勉强保持住平衡。他诧异地抬起头，她连忙把手抽走。

“抱歉，”她说。

男人微微一笑，以一只粗壮的食指轻触帽檐，向她致意。那是一个从赤褐色的浓密八字胡下露出的友善笑容。在她回以微笑之后，男人便转身向那位不幸的脚夫大声下达命令，身上的褐色长大衣在他四周翩然旋转。脚夫一边在推车上稳住那几个木箱和行李箱，一边努力推车前进。

当蜂拥而至的人群终于离开，哐唧唧的行李和沙沙作响的裙子与斗篷也随之消散以后，她才看见了独自一人站着的托马斯。他的身影在斗篷下显得纤瘦，身上的斗篷褶皱犹存，像是当天才在利物浦买下似的。他的头上没戴帽子，怀里抱着一只轻便旅行袋；尽管他身上穿着宽大的斗篷，斗篷下的身体却仍瑟瑟发抖。

他曾想象这次会面的情景：她会朝他直奔而去，而他会举起她、亲吻她。她甚至幻想过他俩肌肤接触的感觉；她是如此地思念着他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苏菲感觉他的目光刺进她体内，在她脸上逗留，在她的秀发上徘徊，但他却没有朝她挪动步伐，反而皱起了眉头，嘴也紧紧绷成了一条线。不过，打从她认识他的那天起，托马斯就始终愁容满面；这样的表情配上他稚气的五官，总是让他看起来比

二十七岁的实际年龄还来得年轻。

“亲爱的。”她走向前，将双手放在他肩上，亲吻他的脸颊。她的唇下是粗糙的脸颊，既硬又满布伤疤，他的胡碴也变得更粗、颜色更深。他与她平视的双眼，是两朵蓝白相间的花冠，盛开在金黄色的眉毛底下。他的眼神明显变了：更为敏锐，也更为冷酷，而他最近晒黑的肌肤则让他的双眼显得分外醒目。然而，他的瞳孔现在正不停闪烁，他发红结痂的双手紧抓着旅行箱，却拒绝回以拥抱。

事情不该是这么发展的。她两手还放在他肩上，她想要一边重重摇晃他，一边质问：你把我的丈夫怎么了？托马斯人在哪里？

她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

“埃德加太太。”

她转过头。之前被她抓住胳膊的男人，现在正双手握着棕色大礼帽站在她身后。他鞠了个躬，让苏菲看见他红发稀疏的头顶。“我是弗朗西斯·莱威。”

这就是那位中介。她刚才既没发现他向他们走了过来，也没听见他鞋子走在硬石子地的声响。

“是的，当然了，”她说：“谢谢你带我丈夫回家。收到你的信，我大感意外。”这时她两手仍放在托马斯肩上。看见手还搁在那儿，她很惊讶，连忙把手抽开，缩回自己身边。

“太太，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

莱威说到这里时迟疑了一下，头往天棚下的座椅微微一偏，显然希望她跟他一块儿坐下来谈。她回头查看丈夫的状况，发现他已经闭上了双眼。她犹豫不决了一会儿，才跟随莱威先生走去。

等她就座之后，他才坐了下来。当他还在吹毛求疵整理大衣时，她就心急如焚地开口问道：“莱威先生，他没事吧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莱威先生摇摇头。“我真的不清楚。这实在太诡异了。日前我接

到一个男人从巴西寄来的信，通知我埃德加先生的船何时将抵达利物浦。当我在码头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我跟船上的服务生谈过……他们起初还以为他聋了呢。问他任何事，他都没有回应，就连‘是’或‘不是’都不肯说。不过他们发现，当船上有骚动时，他会转头看；船舱发生火灾时，他也会跟着其他人一起逃跑，所以代表他听得见警铃的声音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们还是无法从他口中听到一句话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苏菲沉稳的语气，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：“他是不是发疯了？”

“这个嘛，太太，这得交由医生来判定了，但这一路上我确实需要一步不离地照料他。他在利物浦下船时不仅衣衫褴褛，而且请容我无礼……”

“请直说无妨。”

“那时他的身上还阵阵发臭。所以我带他回家，帮他洗了个澡，并从他皮箱里拿衣服为他换上。”

她仔细端详托马斯，发现他磨损的裤脚下是一双闪亮亮的新靴子。

“我也帮他买了一件斗篷——他那时冻得发抖——还有几双鞋给他穿。”

“我们一定会付钱给你，”苏菲说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她只能想到这个：眼前这个男人帮了他们非常大的忙。

他举起一只手，请她别往下说。“我督促脚夫把他装标本的木箱都收拾好了。只是有一个在火灾中烧毁，其他的可能也有些遭到了烟害，但现在它们都放在车站前门等你去领了。”

“莱威先生，是什么让他变成这个样子？”

“太太，这很难讲。我听说亚马逊河是个龙潭虎穴，人们在那里

失去他们的财产、信念和美德，可是我从未听说有人因此失去说话的能力。”

在托马斯前往巴西之前，他常常在里奇蒙公园^①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连苏菲都开始认为那座公园就是他的领地了。他会搜遍公园里的每一寸土地，翻开腐朽的木片，蹲在潮湿的落叶堆里，目不转睛地观察甲虫，或是耐心等待蝴蝶出现。以往他总会带她一起参与他公园里的这些探险，承诺要陪她一块儿野餐，然而她每次的下场都是裙子湿答答地坐在小毯子上看他做研究，一边还得想尽办法避开那些爬上她脚踝的蚂蚁。他告诉她，他已经找到了超过一百种的甲虫跟三十种的蝴蝶；每次找到新种昆虫后，他总是小心翼翼将它们装进瓶罐里带回家，然后把自己关在书房好一阵子。不管他在里面究竟忙些什么，总跟这些玩意儿脱不了关系——这个过程不仅让他永无止境地忙碌，还把难闻的臭味散布满屋。

他的书房里排满了昆虫，绝大多数是甲虫跟蝴蝶。它们若不是挂在墙上，就是塞满了抽屉。苏菲只要一踏进那里就犯恶心，好像这些标本都是活的一样；她也不敢站得离墙边太近，以免标本滑进她的上衣里。托马斯为此常取笑她，还会用他的手指伪装成昆虫的脚，从她的颈背沿着脊椎爬下去，搞得她总是惊声尖叫、夺门而出。

他离家之后，她开始每天去里奇蒙公园里散步，爬上公园里一座又一座的小山丘。起初她只是为了感觉离他近一点，但很快她就爱上了这项运动。她裙底下的大腿逐渐变得强壮起来，让她感到喜出望外。也许她的双颊因此少了一点丰腴感，但她总会多吃一份甜点，想

① Richmond Park，英国伦敦地区著名大型公园，以园内放养超过六百头的赤鹿与黄鹿闻名。这座公园也是英国境内最大的城市公园，其占地约9.55平方公里，几乎有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的三倍大。

把肉给补回来。每当她在公园遇见熟人，她红润的气色和唇上闪闪发亮的汗水总令他们惊愕不已，不过她并不以为意。

有次她散步时，近距离看见了一只小鹿。她习惯在远处欣赏赤鹿与黄鹿，并小心远离那些发情的雄鹿；然而，这回当她站在一丛柔软的欧洲蕨中歇息时，却不小心吓到了一头小鹿。它凝望着她好一会儿，脖子跟耳朵都竖得直挺挺的，四条腿微微外扩，而它阵阵吐出的气息则在它身侧闪烁着微光。她好像站了有几分钟之久，然后她看见了：它在垂泪。两颗混浊油腻的泪珠涌上它的眼眶，落到了它脸上。它仿佛拭去泪水般地低下头，随后高高抬起腿、跳进树林；这些动作没有一只鹿儿应有的优雅，反倒带着动物应有的野性。

她的朋友阿加莎说如果你正面遇见一只动物，它的魂魄就会跟着你一辈子，存在于你的灵魂之中。她说遇上漂亮的鹿儿，总比碰见刺猬或野猪好，然后她就跪在地毯上，模仿野猪的表情，一边哼哼叫，一边用想象的獠牙撕扯苏菲的裙子。苏菲那时笑得厉害，手一晃就把茶杯撞翻在地。

阿加莎也会拿菲尔上尉来开她玩笑。自托马斯走后，他的造访对苏菲来说是心灵上莫大的安慰。他常陪这两位女士在镇上闲逛，也会在下雨的午后到府上坐坐。苏菲一开始以为他对阿加莎有意思，而她自己则扮演这段初萌芽恋情里的护花使者，不过阿加莎却觉得他既寂寞又饥渴，不把他列入考虑。“况且，亲爱的，”她说：“其实他希望托马斯不要从丛林回来。因为他爱上的人是你。”苏菲对这些评论一笑置之。她为菲尔上尉感到遗憾，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腿伤，二方面是因为他长年投身军旅生涯，虽然快步入四十大关，却还是个单身汉。再说，他也是个很好的朋友；纵使偶尔浮夸自负，他的羞怯却很讨她喜欢。

她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坐在家里，在阿加莎的陪伴中度过。她们会

一块儿阅读、刺绣、玩惠斯特牌（Whist，一种十八、十九世纪在英国极为风行的扑克牌游戏），或想象雨林和其中的探险活动。阿加莎说她想一探雨林的奥秘，可是苏菲一想到潮湿的丛林、分泌黏液的昆虫生物，以及她相信还没全部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土著，她的心就纠结在一起。

苏菲每天早餐前都会走进转角的一间小礼拜堂。她会呼吸着蜂蜡的香气和木头深色的污渍，放空心灵、坐得笔直，然后闭上眼，聆听这一片沉默，只有外头马儿和马车偶尔疾驰而过，才会划破这片寂静。

然后她会低头祈祷。

有一次，在托马斯出发去巴西之前，她偶然遇见他静静坐在教堂前座。她悄然无声地溜到他身后几排的靠背长椅，留心观察他。午后的阳光闪烁地穿过彩色玻璃，往他身上泼撒各种璀璨的色彩。当她在膝上张开双手，也发现自己的手上涂满了红光。温暖的阳光如鲜血般落在她的掌心。托马斯祷告的时间长到连她都以为他睡着了。她蹑手蹑脚地缓缓走向他；接着他的身子开始晃动，将紧握的双手挪到胸前，他的双眼依旧紧闭，面露痴迷的神情。

她曾在森林里见过他这种陷入恍神状态的表情。那时同样的强光撒落在他的五官上，他则像个小孩般蹲在林地里臭气熏天的碎石上，一只手里的镊子夹着一只刚捕到的蝴蝶，另一手则拿了一只放大镜。

那天在教堂里，当他张开双手时，苏菲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：一只红色的小蝴蝶飞出他的手指，直达教堂的天花板。

她转身企图搀扶他下马车，仿佛他是个行动不便的残疾者，但他却径自跳下车，对她的手视若无睹。他抬起脸转向家的正面：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平房，坐落于一长排井然有序的同类型房屋中间。他的目光扫过门窗、扫过攀着玫瑰的格子棚架，最后落在她的卧室窗户上。他吞了一口口水，喉结快速震动。当他们一起往大门走去时，马车夫

也扛起那堆条板箱中的一个，跟在后头。托马斯伸手触摸沿着门口小径种植的熏衣草丛；他的手一度缩了一下，然后才放胆将手搁在熏衣草上，边走边浑身打颤。等走到尽头时，他捻起一朵花，将它硬生生地拔断，并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。苏菲无法解读他的表情：也许他只是想要重新熟悉英国的气味罢了，然而他的举动却掺杂着暴力。那棵惨遭斩首的熏衣草看起来面目可憎，犹如断裂的白骨。

马车夫把条板箱在托马斯书房角落堆好，拿了苏菲付的钱走了。她终于跟自己的丈夫独处了。她刻意不发一语，等他来填补这份沉默。他站在阶梯底层，一手扶着栏杆，另一只手抓着轻便旅行袋。他抬起一只脚，踏在第一层阶梯上，然后转头面向她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她马上后悔先开口说话。他没有吭声，只是慢慢往上爬。她紧紧跟随在后，胳膊的肌肉紧绷，像是随时准备在他跌倒时接住他。

他将他的卧室保持得跟他离开时一模一样：他的衣服吊在沉甸甸的橡木衣橱里，并定期检查是否长了衣蛾；他的鞋子每个月都有特别擦过，至今仍闪闪发亮；他的几把梳子都摆在低矮的梳妆台上。梳妆台对面的床上放着他的睡衣，还没装水的热水瓶搁在枕头边，而他的拖鞋则从床底露了出来。她原本以为他会带着这些家用品随行，但他却坚持一切从简、轻装上路。

他的房间将他消瘦的躯体吞没；它那四方的线条和森林绿的壁纸，仿佛竭尽所能地嘲弄他。他放下旅行袋，坐在床上，接着脚蹬了地面一下，整个身子就像一根羽毛般弹了起来。他叹了口气，嘴角浮现一抹微笑。她心想：他很高兴回家了。他一定高兴极了。

“托马斯……”她再次开口，但话愈说愈小声，身上一袭深色衣裙也愈来愈往墙上靠去。现在无论她说什么，都不妥当；这点她是明白的。

“那我就让你休息了，”她最后这么说。她指指餐具柜上的洗脸盆，亲手摆了条干净的毛巾在上面，然后走出房间，把门带上。

他们初次相遇时，她就为他对昆虫的渊博学识而刮目相看。那时托马斯手里捧着一只红蛱蝶，向她介绍它的栖息地，以及它翅膀上千百片像屋顶木瓦般的鳞片。他说他偏好它的古老原名（red admirable，直译即为“值得赞美的红色蝴蝶”）——因为这只小小生物实在有太多可受赞美之处了。她心不在焉地听着，一边专注感受他的手掌是如何温暖，夏日阳光是如何吻上她阖起的眼睛，还有视野之外雨云聚集的气味。

在巴西将他吞噬、他断了音信之后，她总觉得自己可以听见地平线上隆隆不绝的雷声。如今自己一个人躺在白色挑高的床上，她感觉体内雷声四起，令她心神不宁。她的丈夫回家了，就睡在隔壁房，她怎么还会感到如此孤独、如此不安？这些日子以来，在夜里陪伴她的就只有女仆玛丽；当午夜屋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除了她自己之外，没有人会起床去看。就在上个礼拜，她听见楼下传来啞啞声，于是下楼一探究竟。她发现一头狐狸不知怎地从公园偷溜进屋里，想找点什么的。她踮起脚尖，轻手轻脚地下楼，吓到了那头狐狸——但在它爪子刮过石头地板、飞驰而过之前，她只在油灯反射的光芒里看见了它的眼睛。一开始是它的声响扰乱了她的一夜好眠，但当她闩上门、爬上楼回房时，伴随她的则是狐狸的麝香。

在黑暗里，她的丈夫仿佛未曾回家，好像她还在做着 he 身处丛林的梦，而她的床单仍是一如往常的冰冷。

尽管如此，因为他的归来，她干枯的心确实开始变得比较柔软。当他们在他的房里四目相交，她的胸口会为之一软；虽然托马斯把她当作陌生人，但归根究底，托马斯并不是个陌生人啊。那一整天剩下的

时间，他都待在自个儿房里。在她上床之前，她在他门外犹豫了半天，手握住他的门把，把耳朵贴在冰冷的木头上。她能在断断续续的鼾声中听见他的呼吸，猜想他最后还是体力不支了；过去这一年来他一直在忍受咯吱作响的吊床和狭窄的卧铺，现在他终于能回到文明世界里，让奢华的大床将自己淹没。

窗外一阵疾风呼啸吹过了梅树的枝叶，听起来像是低沉的狗吠声，把她吓了一跳。她从窗帘的缝隙窥视外头的动静。稍早当她的油灯还点着的时候，她曾听见手指轻弹窗户的声音，吓得抬起头来。她拉开窗帘，却只见一只蛾像是想破窗而入似地猛撞玻璃，绕着毛茸茸的黑圈子呼呼飞旋。

有时她会在夜里惊醒，感觉有东西躺在她身上，把她往下压；又有些时候，当她渐渐入睡时，会觉得有温热的手在用力拉她陷进床里。去年九月暑气难耐时，大多数的夜晚她像戈黛娃夫人^①一样裸睡，并把窗帘拉开，好让第一道曙光将她唤醒，趁玛丽进门前赶快把睡袍重新穿上——其实就算玛丽发现了，她也不会介意。如今硬邦邦的睡袍不断刮擦着她的肌肤，可是她却不能把它脱掉；一来是因为她好冷，二来是因为托马斯人就在隔壁。

她转身背对窗户，闭上双眼，进入梦乡，梦见自己要小解。梦里的她在镇上到处走，人们脸上写满胜利的神情，像变魔术般从大衣底下猛然取出夜壶，供她使用。但若真要用这些夜壶，她就必须撩起她厚重的裙子，当街撒尿。于是她继续走呀走，可是每经过一处灌木丛，总逃不了众人的目光。她尿急之下，被迫从一个獐头鼠目的男子又红又破皮的手中接过夜壶。她想尽快完事，没想到男子却叫来群众围观起来，而要她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特别是在这个眯眯眼盯着她看的

① Lady Godiva，英国中世纪传说里的贵族妇女，为争取平民减免赋税，答应其夫婿裸体骑马绕城一周。